

中国画家丛书

王石谷

胡佩衡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說明

我国繪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优秀的傳統，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代杰出的画家給我們留下了无数輝煌的美术創作和丰富而精深的画学理論，这是祖國文化中的一宗珍貴遺產，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学习。

为了帮助广大的美术爱好者和美术工作者更好的学习中国繪画史，我們計劃在几年內出版一套通俗的“中国画家丛书”，將古今各个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的画家的生平事蹟和艺术成就，加以綜合介紹。但因年代久远，許多古代画家的作品已經失傳，而在留傳的作品中有的真假難辨，有的破損太甚无法根据原作制版；而有关論述画理的書籍，也因历代抄傳刻印，錯誤遺脫的地方很多；至于画家專門傳記資料更是缺少。因此，在整理編写中，不論是文字的校对、釋义，或图片的选择、鑑別，以及对画家的評价等方面，都难免有不全面不确切的地方。希望專家和讀者对这套丛书的缺点和錯誤，多予批評指教，以便再版时加以补充修正。

由于我們經驗不足，同时也照顧到編写中的实际情况，本丛书將不一定根据画家的时代先后和艺术成就的高低来安排出書次序，而是將已編写好的先行出版。特附此說明。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美術編輯室

一、前　　言

我国古代的繪画遗产很丰富，处处都需要整理和研究，四王、吳、惲之中也有宝贵的遗产。这里我研究在王石谷的遗产里，看有哪些我們應該继承。

清代的山水画，空前兴盛。但画家們大都受到明代山水画强调师古的影响，同时，清朝的統治阶级为了束缚人民的思想，也提倡因襲模仿，因此，画家們大都以师古、摹古为能事，使山水画越来越枯燥无味、缺乏生气了。

王石谷也受到当时风尚的影响，走上临摹的途径，成为当时最有名的画家。他的作品能有古人的风神，笔墨纯熟秀潤，也很有趣味，但終因画家缺乏现实主义的創造精神，故作品缺乏充沛的生气。

王石谷的画虽然脱不掉临古的窠臼，可是他还能在临古中结合实景，所以，他的作品仍然有些生活气息，与另外“三王”死摹古画毫无变化是大有区别的。这就說明，今天王石谷的画，仍为人們所喜爱也不是偶然的。

王石谷临摹古画的功夫很淵博，原作流传的也很多，从他的作品里，可以吸取丰富的傳統技法。当然，我們学习的不是他的皮毛，如果亦步亦趋地死学王石谷的面貌，不但不容易，

就是勉强学象了也毫无意义。

我們研究王石谷的目的，在于分析了解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吸取他的技法，灵活运用，为我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創作服务。学画的人首先應該明确这一点。

有人說，王石谷的画既然脫不掉临古的范围，就應該直接研究宋元人的作品，不必間接从王石谷的作品中发掘遗产了。我認為宋元人的作品應該研究，王石谷的作品也有研究的价值。因为，王石谷摹仿宋元繪画，埋头苦干了五六十年，他成功地把宋元各家技法吸收、融化成为自己的面貌，自成一家。我們直接吸收宋元各家繪画遗产固然必要，同时，也應該間接通过象王石谷这样的一个画家，了解他們是怎样吸取古代諸家画法，又怎样运用这些遗产的。

为什么要研究王石谷呢？

喜爱国画的人，都知道王石谷是清代的山水画大家。看“清暉贈言”和“清暉胎贈尺牘”两書所載，都是当时統治者名公、巨卿、賢人碩士和各書画名家給王石谷的信件、詩詞和題跋等等。这是說明王石谷在当时交游很广，画坛的地位很高，真是画名滿天下。由于他的画名高，作品的笔墨又好，形成了虞山画派。这一画派影响很大，一直流传几百年。过去收藏家也都推崇王石谷，使他的作品的价格高出了宋、元、明画家以上。

近年来，研究繪画的人，对缺乏生活、崇尚仿古的“四王”一概否定，自然，对王石谷的評价也一落千丈，“四王”的作品再也无人問津了。

我認為，过去崇尚王石谷是浮名过实，是在“文人画”的基础上形成的。近年来，把缺乏生活的王石谷一概否定也是不

公平的，这是对繪画遗产的粗暴态度。我們應該肯定，在清代画家里，王石谷仍然有很高的地位。虽然他的作品缺乏生活，但从繪画遗产来看，他的作品的优点还是大于缺点的。

当然，我所指的繪画遗产，在王石谷里不外是画山法、画树法、構图法等山水画技法上的关键問題。这些技法我們不能单纯地看成是王石谷的形式主义的公式；應該看成是我国一两千年来，杰出的画家們从長期的写生实践中，逐渐总结出来的宝贵的经验，是前輩画家們由山川树木的外貌，得出来的創造形象的規律。所以，这些技法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是繪画遗产中的宝贵部分。

下面我想比較詳尽地分析和介紹一下王石谷的作品，找出他作品中的优点和缺点；哪些部分是應該学习的經驗，哪些部分是應該吸取的教訓。我認為这样仔細地分析比較研究，对于初学国画的人，进一步接受繪画遗产方面是有一定的益处的。

二、王石谷的小傳

王翬（1632—1720年）字石谷，又字臞樵，号耕烟散人，又号劍門樵客、烏目山中人、清暉老人，江苏常熟人。明末崇禎五年（1632年）壬申二月二十一日，他生在一个世代文人的家里，祖上五世都能繪画。

据居易录載：王伯臣是他的四世祖，花鳥师崔白，沈石田很称道王伯臣的画。据常熟县誌載：王伯臣的儿子王載仕是个

諸生，志向高洁，隐于丹青，山水花鳥都能画，也是当时的名流所推重的。王石谷的父亲王云客，專画山水，有雅秀的气氛。

王石谷家学淵源，所以，学画有优越的条件。王石谷因家庭的影响，自幼就喜愛繪画，又拜同乡画家張珂作老师，專学仿古的山水技法。張珂的山水是專仿黃子久的，所以王石谷早年作品象黃子久。这时王石谷的画已經小有成就，專心一志临古。因为生活的关系他常給画商摹仿复制古画，画商添上假名款就能以假充真出售，可見王石谷在廿多岁时临古的功夫已經不淺了。当时他覺得为画商摹仿古画沒有前途，自己希望进一步提高。

一次王鑑来游虞山，王石谷認為是个好机会，就精心地画了一把扇子，託人介紹見到了王鑑。当时王鑑已經是画坛领导人之一，也是最崇拜黃子久的人。所以，王鑑一見王石谷就很惊异了。王鑑十分爱才，就收王石谷为門弟子，帶回太仓，培养深造。首先教王石谷讀書写字，培养他作画的基础。用了几个月的功夫之后，又进一步教王石谷临摹古画的技法，并把自己收藏的古画讓他一一临摹。这样培养当然比过去給画商复制古画大为进步。这时王石谷的临摹功夫已很深，王鑑又尽力替他宣传，于是就逐渐有了名声。

后来，王鑑要到外地去做官，就特別介紹王石谷拜王时敏为老师。王时敏認為王石谷的作品笔墨自然，很有成就，曾謙虛地說：“他不應該向我学习，我反應該向他学习。”王时敏也把自己所藏的名蹟都搬出来，給他临摹，又介紹王石谷到江南各大收藏家中觀摩名画。为使他專心用功，在經濟上，王时敏也曾給予他很大的帮助。

这样苦学苦練以后又經過十几年的繪画實踐，王石谷的画漸漸脫尽了平凡的境地，已能將古人的技法吸收融化成为自己特有的面貌，所以在四十岁以后，他的作品是既合古法，而又不完全拘泥于古人的窠臼，这是当时一般临摹画家所赶不上的。

王时敏称赞王石谷說：“集古人之長，尽趋笔端，故能妙絕千古。前諸制作，固足亂真，此則更为脫化，每仿一家曲尽其致，而超逸之趣則又過之。”又說：“仿古之奇妙，不徒肖其形似，而直抉其精髓，即唐、宋、元季諸家復起定拜下风。”又說：“劉松年画秀美絕倫，然猶未脫蹊徑，一入石谷手，便超逸高妙乃爾。”

这几句话，虽然是崇尚仿古的王时敏称赞王石谷的口气，难免有些言过其实。但是，拿王石谷的作品和当时各家仿古作品比較研究，也是有些道理的。王石谷临古能脱化运用，不同于一般仿古作家，食古不化，板板地只有古人的外形而已。

王石谷的作品在这一时期仿古画家中，算是較有生活的，他給清皇帝主画“康熙南巡图”就說明了这一点。

王石谷六十岁以后，用笔刻露草率，含蓄的趣味就少了。虽然記載上說，“年逾八十犹盤礴不衰”，不过形容老年尚能作画而已，至于作品的精神趣味是大不如从前了。

王石谷死于康熙五十六年（1720年）丁酉十月十三日，葬埋在家乡虞山脚下，享年八十六岁。

王石谷有两个儿子也学过画，長子名有譽（字处伯），次子名有章（字庆仲），但都沒有画名。王石谷的曾孙名王玖，号二痴，画山水有临古的功夫，尚有画名，是“小四王”之一。〔在清代乾隆前期，王昱、王棟、王玖、王宸，都以画山水有

名，时称“小四王”。乾隆后期，王三錫、王廷周、王廷元、王鳴韶，也都以画山水有名，时称“后四王”。（李玉棻書画过目考）】

三、中国繪画的发展与清初四王、吳、惲

四王、吳、惲是清代最有名的六大山水画家。近来一談四王、吳、惲就有崇尚仿古、脱离现实的坏印象，令人感到不快，甚至无人肯談。这样“四王”就成了陈陈相因、一无是处的代名词。因此，初学国画的人，道听途說，真以为四王、吳、惲毫不可取；对国画稍有研究的人，以为四王、吳、惲的作品，的确存在許多缺点，既然已被批判，也就不必深入研究了。

我認為四王、吳、惲的画，的确存在着許多缺点，但把他們一笔抹杀也是不对的。他們的缺点也是和历史的发展及社会的影响分不开的。

从历史上看，宋代山水画家，因有統治者的提倡和人們的爱好，对繪画能够深入研究，所以才培养出很多极有造詣的人才，形成我国繪画史上的燦爛时代。南宋末年，受外族侵凌，人心浮动，人民抵抗外族，社会动盪不安，画家沒有閑情逸致安心作画了。所以，南宋末年突出的杰作就比較少了。

元朝統治阶级，对江南汉族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进行了特別残酷的压制。江南文人画家最多，在亡国的情势下，就隐居山林，画些简单的山水竹石，抒写自己的胸中逸气。使宋

代繪畫中滋長出的自我發抒的意趣，得到進一步發展。不知不覺地把宋代刻畫的風格，變成含蓄簡淡的畫風了。

山水畫到元代，主要是師法古人，尤以師法北宋的董源、李成、范寬為主。因為畫家們認為山水畫以宋代是最高峰。不過，雖然崇尚師法古人，他們也還沒有脫離面向大自然的道路，所畫山水大都是畫家到過的地方。他們的作品多用干筆皴擦，少用濕筆；多用水墨和淡彩，少用重色。這樣山水畫進一步發展了，同時給“文人畫”建立了基礎。

明代在極端的君主專制的統治下，畫家們在思想上受到束縛，在繪畫上故步自封，以圖苟活。所以，明代山水畫更強調師古，一般作品現實性較差，但還有簡練、朴实、氣勢雄偉的作風。到了明末董其昌等為了主張復古，抬高“文人畫”的聲價，就進一步劃分南北宗派，提倡“南宗”，反對“北宗”，此後，山水畫越來越枯燥無味、缺乏生氣了。

到了清代，董其昌的仿古主張影響最大，追隨他的有王時敏、王鑑。王時敏、王鑑與董其昌同是畫中九友（董其昌、王時敏、王鑑、程嘉燧、張學曾、李流芳、邵弥、卞文瑜、楊文聰）里的中堅分子。由於他們大力提倡，從此摹古的風氣一直發展了幾百年。

清初最有代表性的仿古山水畫家，就是四王、吳、惲六人。此六人中獨有王石谷不肯僅在南宗畫派中圍繞著黃子久的畫法求生活，而是出入各家，也把北宗畫派的技法融化在自己的筆端，自成一家，即創立了所謂以南宗的筆墨，運用北宗的丘壑的一個新面貌。所以，他的作品與其他五人的不同。

根據過去各家的評論，都認為吳歷的造詣深厚，天才獨優，

詩文書画都能自成一家。他的画雄厚靜穆，不完全被古人所束縛。王时敏称赞他说：“漁山（吳历）博宗群書，精研八法，涵茹风雅，悉以迴向笔端，宜其变化不穷，躊躇滿志乃耳也。”过去他的画被各家推崇，認為是“神品”。

惲寿平有特殊才能，聰穎異常，詩书画都有名，時称三絕。他的山水画虽然都是画面简单的小幅，但充滿了灵秀的氣氛，这是一般画家不容易做到的。过去各家公認他的作品是“妙品”。

王时敏是一位老誠持重的文人，能獎掖后进，劳謙自抑。他对各家山水画法也用过苦功，不过不能融化。他的画只有黃子久的面貌而已。过去評論者把他的画列入“逸品”。

王鑑虽然也是以临古为特長，但不專拘束在黃子久一家，并深入研究，吸取了董巨等各家笔法，所以，运笔沉着，用墨濃潤，而且常用青綠重色，脫尽时习，書卷气很濃，自成面貌。过去評論家也把他的画列入“神品”。

王原祁的作品專仿黃子久，千篇一律，总以小石堆砌成幅，一开一合毫无变化。張浦山画征录所載：有人眼看着簾台作画，在五尺長的小手卷上，既勾又加墨，既染又加皴。之后，用熨斗一熨再熨，熨平再勾再皴。每一落笔必審顧反复，五尺小手卷，經半个月才画成。从这一段記載看，这样画写意山水画必然拘謹板滯。余紹宋在“書画書录解題”里曾为王原祁辯护說：一般流傳都是王茂京的贗品，若真品則甚佳。其实是余紹宋的偏見。因为余紹宋年老才开始学画，也只好学学比較简单的王原祁，拿着笔以金鋼杵为說辭，勉强作画而已。王原祁在画跋里題到曾在潼关一帶，体验过自然风景。照理也应该画一幅写

实的作品，可惜这幅画仍然是黃子久的面貌。由此看来，除了笔墨之外，根本談不到什么美感与生趣了。

王石谷在这六位画家里，論繪画技巧是最淵博的。虽然他也是以临古为目的，但由于他見到古人的作品多，吸取古人的技法也多，画的也多，所以，功夫純熟。可惜，他为当时临古的风气所限制，沒有大胆創造的魄力，所以，总是在古人的圈子里变来变去，很少有新穎的創作。

就以临古的成績来看，王石谷不及吳历有雄渾的气象，王石谷也比不上惲寿平有秀逸的精神，但王石谷学古的功夫的广而深，应为第一。过去各評論家認為王石谷的画是“能品”。

四、王石谷早年、中年、晚年作品的不同

王石谷虽然受王时敏、王鑑的教导，但他临古也有自己的見解，不肯死临死描。能临摹古人作品的精神是他高明的地方。

在青年时代，他临古就能脫化生新，不象赵雪江那样拘于古人的皮毛。后来，見古人的作品多了，临摹的也多了，学习大有进步，他肯定認為临古主要在于吸收古人先进技法，要能脫化生新。

根据記載，王石谷作画时是先考慮到画的內容、紙幅的大小構图以及仿用哪一家或哪几家的技法比較相宜，然后才落笔的。就是說，作画前要成竹在胸，落笔时才能放笔点染。这样

临仿古人既能生动，又能表现古法。記載上說“石谷临古而不泥古”就是这个道理。

可惜，王石谷虽有这样技法，但缺少师造化。不过由于王石谷曾在江南各地和华北等地游覽过，对山川景物体验很广，所以，写出来的仿古作品，也就自然而然吸收了一些现实景物，作品里多少也就有些生活的趣味。因此，他的作品为当时人們所喜爱。

王石谷早年、中年、晚年的作品，显然有很大变化。根据他的作品的变化可分为三个时期，三十五岁以前为早期，三十五岁到六十岁为中期，六十岁以后为晚期。

王石谷从十几岁起就能作画。在“清暉贈言”自序中写道：“自童子时即嗜翰墨，得古蹟真本輒摹仿數紙。”他在廿多岁画的作品(图1)，完全不象他的面貌，摹仿古画的笔墨也很幼稚，但細看則有些灵秀的气氛。由于这一时期的作品非常幼稚，笔墨尚未成熟，并經常給古玩商临假画，所以流傳的不多。

王石谷在三十五岁以后，求他作画的人漸多，自己又不肯自滿，日以继夜的用功，所以，这个阶段(三十五岁到六十岁)是他最用功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正是中年，精神飽滿，在已有的基础上，努力钻研，絲毫不肯松懈，所以，作品都是精心精意，不肯苟簡的。这时期的画作最为过去的收藏者所喜愛。

王石谷到六十岁以后，王时敏、王鑑都已去世，王石谷就领导画坛，并且有海內第一的贊揚。当他五十五岁时，清康熙皇帝南巡，大臣宋坚齋推薦王石谷画“南巡图”。画成后，很得康熙皇帝的嘉賞，于是，画名更大了。

王石谷既享有盛名，求画的越来越多，由于应接不暇，因此，作品粗制滥造，以至产生由门弟子代笔的作品也很多。所以，一般收藏者都認為王石谷老年的作品不精。

我們認爲王石谷早年的作品还在学习阶段，临古未能脱化；中年的作品吸取了許多古人优良的技法，能融化、能运用，不肯苟简；晚年精力漸衰，作画的态度不严肃，除了人家代笔的外，就是自己亲手画的也难免比較簡率了。

本来画家作画經驗愈丰富，笔墨愈蒼老，愈成熟。所謂笔墨蒼老，也就是一般說的笔墨很“辣”，也可以解釋为少秀潤、少含蓄、概括力强、以少許胜多許等意思。对大笔写意画說，蒼老是好的境界；对王石谷的小笔細画來說，蒼老就成了簡率、不圓潤的缺点。

五、王石谷临古

王石谷在青年时代对临古已經很有功夫了，能得古人的意趣。所以，当时鑑賞家对他非常贊許。

周亮工的“讀画录”里說：

“石谷……倣宋元无微不肖。吳下人多情其作，裝璜为伪，以愚好古者。虽老于鉴别，亦不知为近人笔。予所見摹古者赵雪江与石谷两人耳。雪江太拘绳墨，无自得之趣；石谷天資高、年力富，下笔便可与古人齐驅，百年以来，第一人也。己酉顧予于白下，时予已謝督縉，石谷寓

續燈庵，為予作大小十六幅。老年患難，頗藉以自遣。……予收合畫冊五十帙，前后凡四十年，得石谷最晚，而蒐羅之役亦畢于此，庶可以压多寶船也。”

當時，雖然臨古的風氣很盛行，但是能得古人面貌的畫家就很少。從崇禎到康熙幾十年間，臨古的作品大半都是皮毛，得不到古人的意境。所以，當時鑑賞家稱道趙雪江與王石谷也不是偶然的。

現在且就這兩位畫家作如下的比較研究：

趙澄，字雪江，潁州人。他是善于摹古的畫家。他常和王覺斯在一起，見過很多皇家內府收藏的畫件。他仿古多摹范寬、李唐。清代名詩人王漁洋題趙雪江的詩有：“雪江老筆妙入神，臨摹古本几亂真，縱教唐宋多能手，未必常逢此人。”從當代名流對他的稱贊，可以想見趙雪江的仿古功夫是很深的。

趙雪江臨古過于刻板、不靈活，一意追求古人面貌，缺乏自得之趣。這一點和王石谷相比是差多了。趙雪江和王覺斯常在一起，王覺斯是書法名家，作畫仿荆浩、關仝，實際和趙雪江犯着同樣的毛病，想來兩人對臨古的看法是一致的，單純以學習古人的皮毛為本。

追求古人皮毛的繪畫，人們不會重視，因此很難流傳。趙雪江的作品雖然也為當時所推重，但今天能看到的作品就很少，甚至連知道他的名字的也很少了。王石谷雖然也是臨古的，但能脫化成自己的面貌，並且也有一定的生活意趣，所以他的作品流傳到今天還是有很多人欣賞。

從這一點看來，臨古而能傳世的作品，必須一方面有古人的技法，另一方面還要有自己的創造。臨古不是抄襲，要能吸

收古人的技法与精神，不然將为人們所輕視。

王石谷学习了古人各种技法之后，变化生新，抒写尽致，能把古人各家的特征，自然地融化在自己的手里，又能根据自己的意境与內容，用古人的技法發揮出来，所以王石谷才能成为一代名家。

欣賞王石谷各种仿古作品，可以发现每張都有古代一家或几家的某些技法与特征。临摹古画只有掌握了每家的技法与特征后，才能信手拈来随意应用。王石谷經常拟仿的对象，有王右丞的雪景，李成的寒林，董北苑的松风澗水沙蹟平巒，巨然的秋山蕭寺，荆浩的江山臥游，关仝的晴麓横云，燕文貴的武夷疊嶂，江貫道的天际归帆，惠崇的江村小景，王晉卿的漁村小雪，米芾、米友仁及高房山的云山烟雨，刘松年的仙山樓閣，赵大年的水村图，曹云西的松壑幽居，黃子久的天池石壁，王蒙的松风高士，吳鎮的溪山深秀，倪云林的远岫茅亭，赵松雪的鵠华秋色等等。

仔細看來，王石谷临摹某家的作品与古人原作并不一样，但某家的技法与精神是能描繪出来的。

此外，王石谷仿沈石田的用笔雄健，唐六如的用笔峻峭，山石全不点苔，陆天游的蕭疏幽淡，許道宁的峭拔硬秀，徐右文的工致整齐等，也都有独到之处，并非完全抄襲。

总之，王石谷仿古是成功的。他不是死板抄襲古人的形式与面貌，而是能得古人的筆意、技法和精神，所以，当时的人看重他的画，称他为画圣。

画中国画，都應該經過临古的学习阶段，以吸收前人多少年实践所得的先进技法。不过，千万注意我們学习的是古人的

技法精神，不是古人的皮毛。为了明确这一点，就应该多看王石谷、赵雪江等临古的成功和失败的作品再和所临古人的原作比较参照研究，这样就可以明确经验教训。

六、王石谷寫生

王石谷的作品能为一般人所喜爱，也不是偶然的。虽然他不重視师法自然，但对写生也有一些功夫，所以，他的作品自然富有一定的生趣。

一般評論家以为王石谷只会临古，不知道他也会写生。其实他写生的作品也为当时画家所称道。張浦山画征录里說：“京口笪重光侍御入都，王石谷送之。維舟江岸，樽酒话別，討論六法。石谷指隔岸秋林曰：‘此參差疏密，丹碧掩映，天然图画也。’即为侍御写之。翌晨南田（恽寿平）亦至，称叹不已，題詩八章，侍御为文記之。一时称为胜事。”

笪重光，字江上，丹徒人。画山水喜欢写实，得南徐山水的气象。王石谷和恽南田都很欣赏他的作品，所以，王石谷也特别为他对景写生。能直接对景写生的人，对写生必然有一定功夫，否则是办不到的。

又恽寿平在“瓯香館”集里說：“（予与石谷）一夕放舟徜徉，見隄上秋林，石谷指謂予曰，此真画也。先生賞之，霜楓紅叶如燐，青松紫櫟，白榆烏柏，五色相鮮，高下俯仰，參差，杂沓不可名狀。复有丛篠枯槎，远近互相掩映，位置殆若人巧。

者。予屬石谷曰，化工神妙，当与争奇。先生亟为我图之。右丞、大年未足摹耳。石谷欣然呼毫，艤舟隔岸，目击手追者屡日，一片丹楓竟移于缣素间矣。”这段记载非常生动，说明王石谷、惲寿平对于写生特别感觉兴趣。

王石谷在五十三岁时，画过虞山十二景册(图2、3、4、5)，描绘家乡虞山最美丽的风景十二小幅。惲寿平在题跋里说：“虞山名胜甲江南，吾友石谷子朝夕于斯，探奇领幽，得其胜趣，因取其地之最著称者，摹写十二景。用古人的笔法，写目前的丘壑。凡宋元名法家，册中略备。拂水飞流，剑门秋色，可于案乘间收其胜概。”

从题跋中知道，王石谷画虞山是对家乡虞山朝夕观察所得，所以，能把虞山的精神描写下来。惲寿平也是常到虞山盘旋的人，称赞王石谷能用古人的笔法，写目前的丘壑，可以体会出王石谷用古法进行写生是有功夫的，是经过写生锻炼的。

原来惲寿平同王石谷在壮年的时候，就曾一同写生。惲寿平画跋里载：“庚戌夏六月，同虞山王子石谷，从城携筇循山行，三四里，憩吾谷，乘兴遂登剑门。剑门虞山最奇胜处也，亦如扶摇之翼下垂也。石壁连袤中陡削势下绝，若剑截状，辟一牖可通他径者，因号为剑门云。余因与石谷高嘯剑门绝壁下，各为图记之，写游时所见，大略如此。”当时王石谷三十九岁，惲寿平三十八岁。

王石谷吸取了唐、宋、元、明各家的技法，用来描绘所见到的真实美景，当然是古趣盎然，生动有味。但是，当时社会崇尚仿古临摹，对写生的作品不能了解，王石谷受这样环境的影响，写生作品很少，现在能看到的也就更少了。况且，王石